



选9小说微型



DIKING XIAOSHUO XUAN

微型小说选(9)

凌焕新 朱持 沈国芳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微型小说选(9)

凌焕新 朱 持 沈国芳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句容县鲍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 本 10.5印张 2 插页 192千字

1987年10月 第1版 1987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8,350 册

ISBN 7—5399—0037—7/I·34

统一书号：10141·1181 定价：1.85元

责任编辑 陈咏华

目 录

雾.....	李廷国 (1)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	木 公 (5)
常胜的歌手.....	王 蒙 (9)
在我.....	王 蒙 (11)
他来.....	王 蒙 (18)
幽冥钟.....	汪曾祺 (22)
会场奇遇.....	窦卫华 (28)
监督.....	贺晓彤 (33)
畅销书.....	沙 农 (39)
吹泡泡.....	高晓声 (42)
公寓.....	郑 义 (45)
起名.....	林 澜 (46)
此事不宜明说.....	（49）
女厂长的哈欠.....	沈 雁 (52)
教室门前响声多.....	郑 冰 (55)
陌生.....	荒 原 (58)
新闻科里闹哄哄.....	钱爱民 (62)
张三.....	李庆西 (65)
获奖之后.....	周华玉 (70)

月光下.....	(白族) 张 长 (73)
！！！！！！.....	路东之 (75)
祝寿.....	吴喜君 (77)
小小葱姜摊.....	张敏贤 (79)
在午休的时候.....	陈海萍 (82)
走出那“荒岛”.....	若 凡 (85)
爱的荒漠.....	姚彩霞 (91)
最后一张照片是莲花.....	郭忠信 (95)
征婚故事.....	沙屯农 (98)
提升报告.....	陈亭初 (106)
错.....	张小童 (108)
童心.....	李亚宁 (111)
爱情ABCD.....	那 耘 (113)
最珍贵的.....	邓宗良 (118)
收河的傍晚.....	李文岭 (121)
客厅里的爆炸.....	白小易 (124)
好哥俩重逢.....	武宝生 孟彩芳 (126)
王婆街的爷们.....	金 雷 (128)
醒酒茶.....	洪昌 宣建 (134)
味.....	金 龙 (137)
小桶回家.....	曹汉中 (139)
鉴定.....	徐本法 (143)
银虎.....	徐本法 (146)
1=12.....	于鹤翔 (149)
夜之随想曲.....	陈忠实 (151)
惶惑.....	阿 莹 (156)

梦.....	庄亚梁	(162)
“绝密消息”.....	罗学知	(164)
棋.....	焦祖尧	(167)
通勤车.....	鲍义志	(170)
“死一定是很好的”.....	王贤才	(173)
已是黄昏独自愁.....	伊夫	(176)
一个女市长的遗愿.....	彭达	(181)
洗澡.....	阿城	(183)
新交老友.....	江作苏	(188)
涨潮时分.....	陈美卿	(191)
假冒者的辩辞.....	祝兴义	(194)
考.....	肖振华	(198)
萃华街记事(二篇)		
啊,芝麻.....	鲍昌	(201)
塌陷的“黑洞”.....	鲍昌	(203)
开会.....	陈同艺	(207)
最后一票.....	刘勇	(209)
贾书记发脾气.....	张记书	(211)
局长不受礼.....	姜貽斌	(212)
通向文凭的电话.....	盛新阳	(215)
咪咪.....	张敏贤	(218)
契机.....	蔡未名	(221)
在哈哈镜前.....	石来	(227)
领悟.....	仇甫全	(229)
回忆录第一节.....	刘岩松	(232)
桥头.....	邓开衡	(236)

国粹·····	姚思源	(238)
辫子问题·····	江志伟	(241)
画像·····	耿金波	(244)

——一个荒诞的故事

隐私·····	祝兴义	(249)
鹅黄色的窗纱·····	韩晓征	(253)
惊忧·····	毛志成	(257)
在那寂静的丛林里·····	(满族)佟雪春	(260)
患难夫妻·····	张敏贤	(262)
绿衣天使·····	施根荣	(266)
侦探小说家的奇遇·····	莫大祥	(268)
影子·····	陈不讳	(273)
地毯·····	航 鹰	(275)
真病假病·····	唐田人	(279)
神杯·····	唐训华	(283)
混浊·····	杨东明	(285)
中国话·····	梁晓声	(287)
旧书·····	陈 村	(290)
请客·····	张瑞照	(293)
在宾馆里·····	高乃智	(296)
十年·····	李国鑫	(298)
戏正上演·····	(台湾)侯博仁	(301)
迷路·····	(台湾)杨慎均	(303)
旁白·····	(台湾)清溪客	(305)
永远不许你丢掉它·····	(台湾)钟 玲	(307)
化妆舞会·····	(台湾)郭丽华	(309)

梅莉的晚约..... (台湾)沈 国 (312)

卖身契.....庄子明 (314)

微型小说艺术谈之四

——变形的艺术魅力

.....凌焕新 沈国芳 (316)

雾

李延国

战地救护所被罩在浓雾中，象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纱布，扯不开，拉不断。南疆的雾真大啊！

我和师政委刘彬在这迷迷蒙蒙的“纱布层”里摸索着，脚下高高低低，好不容易找到了被伤员称为“死亡转运站”的一号病室。

一团雾气被我们带进屋里，竟然没有散开，缓缓地、无声地飘忽着，有如海浪般地翻动。屋中间一个钢丝床，看上去象一艘白色的小舟，上面安详地躺着一位年轻的伤员，这艘小舟即将载着这个十八岁的生命驶向永恒和寂寞。

在他身边，那桅樯一样的吊瓶架上还挂着红色的血浆袋和生理盐水，对于已经报过病危的年轻生命都无济于事，医护人员只不过在尽他们的人道主义罢了。

他的伤势太重了，脚上、腰部、胸部、左臂都缠着绷带。我最不忍心看的是那张我曾经熟悉的红润的娃娃脸，变得那么苍白和短小——敌人的地雷炸掉了他的下巴。

因此这个叫周小波的战士，不再能讲出他英

雄壮举的动因——他们班在插入敌人雷区之后，他第一个滚下身子，压响了一串地雷，作为随队的师组织干事，我有幸看到了这撼动心魄的壮举，那映在拂晓的霞光中的身影，使我终生都不会忘怀。

“你是英雄啦！”刘彬俯在他的耳边，透过绷带，传达着对这位士兵的嘉奖，声音里透着为他自豪的感情，“你是人民的好儿子。我们要给你报功啦！报军区、报中央军委……”

周小波很少有机会和师政委靠得这样近，目光里透着拘谨，也有一些迷惘，也许他没有听清师政委讲的话。

我灵机一动，从文件包里拿出了由我起草的《关于报请授予周小波同志滚雷英雄称号的决定》复印件给他看，以便让这个即将远行的农民儿子得到一些心灵的慰藉。

我想他是看清了，目光里却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喜悦，有一层雾样的东西罩在他的瞳仁上，他的头还微微一动，似乎要说点什么。

我猜想那是一个要求。

战斗打响之前，他也象那些老兵一样，咬破了中指写了一份决心书。他把那血迹尚未凝固的血书交到我这个“师里来的首长”手里，却还磨磨蹭蹭不肯走。

“有事吗？”我问。

“我……还有个要求。”他涨红了脸。

“什么要求，提吧。”

“我妈妈……生癌呢。”他垂下了头，有些慌张，
“没有钱看大夫……”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哥哥，他是个哑巴。队里办工厂不要他，在家种地呢！”他忽然异常赤诚地望着我，“李干事你看着，这回打仗我不会怕死呢，要是我……回不来了，能不能让我妈妈……住上部队医院……”

我许久没有吱声，只觉得嗓眼里发哽，他似乎觉得自己提的条件太高了，低声纠正着，“看看大夫也行……”

“组织上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嗓音里带上我平时最深恶痛绝的官腔，可是，在我小小的职权范围里，我又能怎么说呢？

今天，作为一个即将闻名于全军、全国的“滚雷英雄”，他的夙愿可以偿还了！

师政委听了我的叙述为之动容，“让他放心，组织上一定设法安排！”

使我不解的是，当我向他转述之后，他眉头微微一展，又痛苦地板到一起。

那一定是还记着他的哑巴哥哥，我又冒昧向他许愿，“你哥哥的工作，我们也会想办法的。”

他眼睛里的雾仍未散去，我惶惑了！

“该不是对他战斗情况的补充吧？”师政委眼光亮亮的，“他能写么？”

“他的右手还能活动。”一直守在旁边的护士轻声说。

我拧开钢笔，塞到周小波的手里；护士递过病历夹做垫板，我双手为他托着……

汗水在他额头上沁出来，足足十五分钟，他写下了十五个字，那是使我瞠目结舌的十五个字：

“我不是滚雷英雄，我是被石头绊倒的。”

师政委脸色陡变，久久地盯着我的脸。

“我是千真万确亲眼看到的，连里的同志也都亲眼看到的……”我执著却又无力地辩解着。

师政委在屋里踱了一会步，看看护士，看看我，沉重地吐出一句：“当然喽，我们要实事求是喽！”

我象失落了什么，泪水涌上了眼眶。

透过那晃动的晶体，我看到周小波的眼睛象散了雾的天空，那么明净，那么清澈，并且有一缕柔情彩云般向我飘来，我能读得懂它：可爱的世界，我去了，我没有给你留下一句假话，我的一生都是真实的呢。还有，李干事，我妈妈看病的事情托付给你了……

（1985年8月1日《文学报》）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

木 公

清明那天的上午，市长罗同同志在办公楼门口叫住了我，要我和他一起去五月花烈士公墓。我刚分到这里不久，“五月花”这个很美的名字吸引了我。

“叫车吗？”我问市长。

“不用。”他说。

“骑车去？”

“步行吧。”

我们沿着一条明净小河的河岸向东走去，天气很好，清明节，被大自然的巨手镶嵌在嫩绿和鹅黄的色彩中。我们走得不快。我很兴奋，市长同志却显得十分平静。

“我戴红领巾那阵子，每逢清明，都要去扫墓的。”我说。

“是。以前……这是一个传统。”市长说。

“现在，好象……”我看见市长面部难以察觉地抽动一下，突然把话截住了。

“好象什么？”他转过头来问我。

“好象去的人不多了……”我声音很低地回

答。

“会多起来的。”

我们不再说话。

“您怎么突然要去公墓呢？”我抵不住沉默，又问道。

“突然？噢，我是突然想去、看看……”

我感到自己问得荒唐，有点不安了。市长投来一束并不介意的目光。我给自己鼓了些勇气，决定再对他提出几个我琢磨过多次的问题。

“罗市长——”

“嗯。”

“您为什么还不搬进市府的首长楼里去？”

“我拿不起房租。”他笑笑，说。

他不愿告诉我，我心里想。我接着问道：

“听说您在省里当过副部长？”

“嗯。”

“那您为啥要求来这个边远小城当市长？”

“这里空气好。”

没法再问！但我不死心：

“您的独生女下乡时嫁在农村了，是吗？”

“嗯。”

“怎么不安排在城里照顾您呢？”

“我专门留她在乡下给我种菜呢——我这人很自私的。”

我不再问什么了。

……五月花烈士公墓到了。

墓地被松柏树守护着。地上萌生了茸茸的草芽儿。墓地中心有一块青石巨碑。我们朝那里走去。

石碑上赫然地刻着“黑流河战斗殉难烈士纪念碑”一行字。下面刻满了烈士的姓名。我一个个看下去。忽然，一个名字跳进我的眼睛——“罗同”！我被震动了。回过头看着表情肃穆的罗市长，充满敬重地问：

“和您重名？”

“不，就是我。”

“我不明白……”

“三十七年前我们在这里打过一次恶仗。当时我是副营长，我带领的一百六十七名同志在突围中全部牺牲了，当然，也包括我……后来，我苏醒了，是被大雨浇醒的。我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肚子被炮弹皮炸开了。我拚命往前爬，老乡的担架把我救了。在兄弟部队医院里我活了下来，可是我所在部队的同志们却以为我牺牲了……解放后，在这里建立纪念碑，把我的名字和死去的同志们刻在一起了。你来看——”市长指着石碑告诉我，“这个刘二牛，他是个大个子机枪手，忒勇敢，我们都叫他‘牛歪把子’；这个鲁新刚是个通讯员，好机灵的一个小鬼头，才十七岁；这个马光是个排长，读得一肚子好诗文……”

我眼里涌满了泪水。

市长又说话了：“解放后，我和一位诗人一起来这里瞻仰公墓，那正是五月，满地开着黄的、红

的蒲公英和别的什么花，那诗人便说把公墓叫作‘五月花烈士公墓’吧。就是那天，我才看到碑上有我的名字。我痛哭了一场。能和自己那些死去的战友们在一起我真幸福……”市长声音有点哽咽。我感到血在胸膛里激荡。

过了几分钟，市长问我：

“你说，一个死去的人会不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种种要求？”

“不会。”我小心地回答道。

“会不会要好车坐，好房子住，要当大官，要利用权力搞特殊？”

“不会。”

“是的，不会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死人——和我的那些战友一样——死了三十多年了。现在你看到的我，只不过是死去的我和我死去的战友们派出来为人民作事的仆人——是一个灵魂——你懂吗？”市长问。

“懂了！”我说。

（《百花园》1985年第4期）

常胜的歌手

王蒙

有一位歌手，有一次她唱完了歌，竟没有一个人鼓掌。于是她在开会的时候说道，“掌声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掌声是美？是艺术？是黄金？掌声到底卖几分钱一斤？被观众鼓了几声掌就飘飘然，就忘乎所以，就选成了歌星，就坐飞机，就灌唱片，这简直是胡闹！是对灵魂的腐蚀！你不信，如果我扭起屁股唱黄歌儿，比她得到的掌声还多！”

她还建议，对观众进行一次调查分析，分类排队，以证明掌声的无价值或反价值。

后来她又唱了一次歌，全场掌声雷动。她在会上又说开了：“歌曲是让人听的，如果人家不爱听，内容再好，曲调再好又有什么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心里是有一杆秤的，离开了群众的喜闻乐见，就是不搞大众化，只搞小众化，就是出了方向性差错。就是孤家寡人，自我欣赏。我听到的不只是掌声，而且是一颗颗火热的心在跳动！”

过了一阵子，音乐工作者开会，谈到歌曲演唱中的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和群众的趣味需要疏导，欣